

《金山的成色》:淘金热下华人群体何以为家

□曹文君

《金山的成色》是美国华裔小说家张辰极首部长篇小说,曾入围2020年布克奖和美国海明威奖,以爸爸、妈妈、姐姐露西和妹妹萨姆一家四口为主要人物,讲述了美国西部淘金热背景下华人家庭的生存困境。全书共分为四部:第一部 XX62、第二部 XX59、第三部 XX42/XX62、第四部 XX67。“XX”增加了小说的历史感和模糊性,但根据故事背景,我们可以推断出故事发生时间为19世纪中叶:1842—1867年左右。从第一部到第三部,整部小说以倒叙的方式展开,以爸爸的离世开始,以爸爸的自述结束,讲述这个家庭过去的遭遇和现状;第四部则在过去的基础上,讲述了露西与萨姆生活的探索与波折。

“事与愿违的悲剧在小说中此起彼伏”

小说的叙事主线以露西的心理立场为依托,在爸爸去世后,十二岁的露西和十一岁的萨姆一同离家寻求生存之道。萨姆继承了爸爸的意志,她粗犷、果敢、爱冒险,有细腻的责任感;而露西软弱善良,渴望被认可,有丰富的观察力。因为爸爸的酗酒与暴力行径,露西内心更依赖温和和有学识但早已离开的母亲。除第三部外,其他几个部分都以“金、李、风、盐、骨、泥、肉、水、血”等元素重复书写,代表了露西和萨姆所处的恶劣生存环境,她们的眼睛见证了西部的破败景象:矿工们摇摇欲坠的破棚屋、腐烂裸露的尸骨、荒凉的旷野等,在这里人性的自私、野蛮与贪婪无处遁形;第三部“风风风风风”则吹来了爸爸的回忆,讲述了露西和萨姆未曾知晓的父母往事:爸爸的华人父母在自己年幼时去世,他是这片土地出生的孤儿,长大后被选中成为金矿主的手下,教华人劳工说英语;妈妈则是远渡重洋坐船来的华人劳工,渴望在这片土地发家致富。“家之所以是家,靠的是什么?”这是小说中露西反复提及的问题,它像一团耐人寻味的迷雾,飘荡在这片荒芜空旷的土地上,萦绕在露西和萨姆的心头。当家破人亡的悲剧真实上演,幼小的生命在一片残酷又荒芜的土地上寻求出路,风餐露宿的平淡日子消磨着他们的耐心,现实苦难与创伤记忆如影随形,幼小的心灵早已被生活锤炼得千疮百孔,却仍保留着最本真的渴望,在空旷的西部中发出何以为家的呼唤。一开始,露西认为“两条腿撵不

起一只狗,两个人也撑不起一个家”,但随着两人的流浪之旅,不断出现的外部冲击考验着露西与萨姆,姐妹情谊日益凸显。正如第三部结尾爸爸所说的:“你要把家人排第一。”露西与萨姆通过磨合由分歧隔阂走向支撑信任,露西也逐渐理解了爸爸的苦衷、妈妈的离开,开始正视自己被视作“他者”、想要融入集体却被凝视和边缘化的处境,跟随萨姆离开甜水镇,最终帮助萨姆前往大洋彼岸。本书开始前,作者张辰极写道:“献给我的父亲张洪俭,被爱,但远不够被了解。”不难看出,露西对爸爸由恐惧、疏离到理解、认同这一心路历程的转变,也蕴含了现实生活中作者对父亲形象的情感投射。

事与愿违的悲剧在小说中此起彼伏,每个人身上都承载着不同程度的心理落差。爸爸希望通过淘金致富,带领一家人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但现实一次次击垮了他:一家人定居在阴暗酸臭的鸡舍;他的妻子怀孕了但频频忍受饥饿,有时只能半夜偷偷跑出去吃泥巴;煤矿主克扣他的工钱,挖煤赚的钱只能维持一家人艰难度日;一家人好不容易挖到金子准备离开此地,却遭受狂风与洪水的侵袭寸步难行,家中被假扮成“胡狼”的盗贼洗劫一空,兜兜转转比刚到此地时还要贫穷;妻子对他耗尽了信任与期待,生下一个死婴后离开了这个家。爸爸开始酗酒、使用暴力,失去了在这片土地的希望,最终死在一个夜里。在爸爸的叙述中,妈妈还在家乡时她的父亲死了,她因为常年杀鱼,手废掉了,在登上船前被许配给一个老渔民。于是她决定离开家乡,漂洋过海来到这片土地寻找财富。但现实是这些华人劳工被金矿主雇用,作为廉价劳动力在充满欺骗的合约下修建铁路;她相信只要得体能获得尊重,因此在穿着与言语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但在这里华人劳工不受尊重,美国的铁路史也是华人劳工的血泪史。她以为丈夫是能指挥人的金矿主,到头来发现他只是金矿主的手下。她以为丈夫也是从中国来到这里,但她不知道丈夫是在本地出生的孤儿。妈妈口中的语言,一半英文一半汉语,语言沟通上的断裂代表了她内心的矛盾与割裂,她一方面努力适应本土语言,一方面对故乡难以割舍,渴望再次回到大洋彼岸的家乡。当妈妈发现露西和萨姆对脚下这片土地产生归属感,她感到莫名的恐慌与孤独,最终在失望中离开这个家。至于露西,爸爸的自述将露西对爸爸、妈妈的印象打破重构,利老师也并非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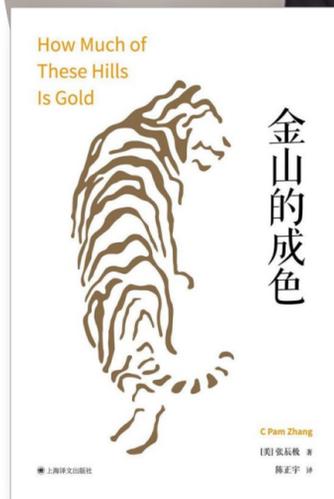
切共情她们的遭遇,而是略施伪善的同情,将她们当作书写历史的素材。露西希望在甜水镇生活,将过去抛之脑后,但安娜将她当作无聊解闷的玩伴,阶级距离加深了她内心的隔阂,查尔斯也只想露西当作自己占有欲作祟的调情对象,并不真正爱她。露西知道自己不属于这里,她希望和萨姆一起坐船离开,前往妈妈的家乡,但残酷的现实对不幸的命运推波助澜,又将露西引入更糟糕的处境,她最终选择独自留下。萨姆希望自己是那个男孩,因为女孩在挖煤的工作中只能领到八分之一的工资,并且她希望自己代替死去的弟弟在家中生活。萨姆受到父亲的影响,剪短头发,把自己外表打扮得像男孩,脸上带着凶狠的眼神,努力展现更野性的一面,在这片土地行走。她努力在各个层面上向男孩靠拢,但在外表上难以掩盖女性气质,内心层面也缺乏了对自我的身份认同。她暗中游走调查金矿主,质疑他们对金矿持有的合法性,冒着无法独善其身的风险对抗强大的敌人,最终使露西失去了一同离开的机会。

“华人群体如何被看见”

小说中有这样一句话:被看和被看见是有区别的。正如《纽约客》提到的:“这本书提出了与美国起源的传统故事截然相反的叙述,它也审视了关于归属和记忆的更私密的层面。”《今日美国》认为,“张辰极惊艳的首部小说在时间线上来回穿梭,直截了当地发问:要在美国梦中占据一席之地,需要付出什么?”如果说《沉默的钢铁》再现了华人劳工在美修建铁路的血泪史,《金山的成色》则将家庭记忆注入华人群体记忆,揭示了华人赴美淘金热下的生存困境,以原创性的语言成功塑造美国西部故事里罕见的华裔形象,对抗美国起源神话中对华人的长期抹杀,由此呈现出一个不断扩张的国家中的种族问题,以及移民被允许归属何方的问题。正如序言提到的那样:“这片土地不是你的土地。”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华人形象作为这片土地的客体被边缘化,挖煤还是淘金,生存还是生活,压迫还是自由,失意还是得意,这些问题都能在书中找到答案。书中说:“爸就像一棵被闪电劈开的树:内在已经死了,根还扎着。”他付出了毕生的努力,对这片土地产生深深的归属感,却没能得到这片土地的认可和接纳,摆脱不了



张辰极



《金山的成色》,[美]张辰极著,陈正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年4月

被遮蔽和掩埋的悲剧命运。书中说,妈妈是她们的太阳,也是她们的月亮,是妈妈让他们艰苦的生活有了秩序,为他们争取了轻声细语的文明生活。但妈妈的温和与忍耐并没有换来更理想的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警醒露西和萨姆,背负模范少数族裔的枷锁并不能让她们获得幸福和自由。萨姆像爸爸,露西像妈妈,但作为年轻的一代,她们没有完全继承父母的意志,而是对这片土地有了更多的思考。当淘金热潮褪去,人群一哄而散,她们在摸索中找到了生存的答案。第一部中提到,妈妈以前总爱说,萨姆是木,露西是水。到了结尾第四部中,露西看到能载着她们寻根回到大洋彼岸的船时,她问道:“船之所以是船,靠的是什么?”在书中,她大声

地一遍又一遍喊出了自己的答案:木和水。那么,家之所以是家,靠的是什么?是家庭成员间的情感羁绊、共同价值观与历史记忆、相互信任支撑的力量与底气。华人群体如何在这片大陆被看见,摆脱被抹杀的历史命运?张辰极在这本书中给出了她的答案:基于共同的价值观与历史记忆,华人要团结互助,不断书写华裔形象和故事,为群体发声。这也是美国亚裔文学中华裔共同体意识的表现,华人群体在不同时代面对不同的困境与挑战,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们走向更深层次的团结。

《金山的成色》向读者提供了一个开放式结局,以“她(露西)张开嘴,她想要”结束。笔者认为露西最终想要留在这里。在书的最后,露西感觉自己无法回头,对于大洋彼岸的那片土地,她认为“那片土地再辽阔,也已无她的容身之地……就让萨姆和萨姆想要的族人一起吧”。当金矿主最后一次问她想要什么时,她对脚下这片土地产生了更复杂的感情,“无数的生命在此诞生又在此毁灭,皆因它的慷慨与可怕。这难道不是旅行的真正原因吗?一个比贫穷、绝望、贪婪和愤怒更重要的原因”。露西萌生了作为一个探索者重新出发的勇气,这也侧面展现了作者的真实呼吁:只要华人群体还在这片土地行走并不断探索,他们就永远不会真正迷失。现实世界中,一部分华人像萨姆一样踏上寻根之旅,另一部分则像露西一样对这片土地产生归属感,决定留在这里继续生活。华人群体不会停下追寻身份与文化认同的脚步,他们正不断书写华裔历史与新的篇章。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伊坂幸太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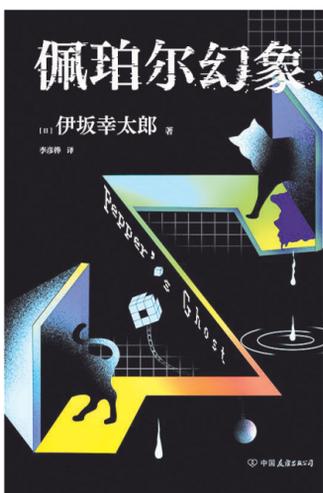
伊坂幸太郎一直以来都是一位锐意进取、不断打破常规套路的作家。在新作《佩珀尔幻象》中,伊坂再度展开了自己的文学实验。小说标题“佩珀尔幻象”指的是一种在舞台上尤其是某些魔术表演中巧妙给观众制造“幻觉”的技术,而伊坂也确实在这本书中制造了结构和意义的二重幻象。他大胆采取了嵌套融合的新结构并融入了尼采的哲学理论等新元素,并借此深入探讨了“身处痛苦中的人该如何找到生存意义”的经典命题。

埃舍尔的错觉画

本作采用了经典的双线叙事结构:第一条线的主角是拥有未来视能力的檀老师,他成功帮助自己的学生避免了动车事故,却遭怀疑;另一条线则是以“俄罗斯蓝猫”和“美国短毛猫”为代号的二人组,他们利用自己不凡的身手陆续惩戒虐猫爱好者。第二条线同时也是檀老师的学生鞠子所创作的小说,从这个角度看,本作也是一部典型的“作中作”类型作品。

随着“俄罗斯蓝猫”开始质疑自己是否只是小说中的角色,这部小说的本质才展现在读者面前——一部元小说。“俄罗斯蓝猫”和“美国短毛猫”频频打破第四面墙和创作出自己的作者直接沟通,让人联想到经典小说《雅典谋杀案》。考虑到这里仍然存在着檀老师这个书中世界作为缓冲层,这两个处于最里层的角色还没有真正触及到书本外的读者。

伊坂的野心没有仅止于此。小说发展到中



《佩珀尔幻象》,[日]伊坂幸太郎著,李彦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4年9月

期,檀老师居然被原本应该只是小说中角色的“俄蓝”和“美短”所搭救,原本嵌套结构的作中作被压缩到了同一个平面。读者感叹于误导的微妙之外,也不免对小说中的角色是否会继续入侵现实乃至自己是否也只是小说中的虚构人物产生怀疑。

比起“佩珀尔幻象”,伊坂这次运用的结构其实更像荷兰画家埃舍尔的错觉画。埃舍尔擅长利用视错觉让两个本不可能连在一起的图形处于同一平面,他的经典画作也曾出现在伊坂的另一部小说《华丽人生》的卷首。错觉画利用三维与二维的变换,而本作的震撼魔术亦是依赖于维度的变换。

檀老师所处的外世界以及“俄蓝”和“美短”所处的内世界原本应当是毫无交集的两个维度,就像楼梯被截断的两层楼。“俄蓝”和“美短”却在悄无声息之下循着不存在的楼梯从低维楼层抵达了高维楼层,这让我们读者所处的更高维的楼层也显得岌岌可危,随时会被突破。

伊坂幸太郎的作品之间其实存在隐藏的相关性,很多作品都是前作文学实验的延伸。《佩珀尔幻象》和伊坂的另一部作品《sos之猿》存在许

再来一次的勇气

——读伊坂幸太郎《佩珀尔幻象》

□伊库塔

多相似之处,二者都采取了双线叙事和作中作,也都用到了角色的超能力。在《sos之猿》中,伊坂实验了两个维度的因果倒置。而在这一创作过程中,伊坂就已经想到了利用维度变换模糊现实与虚构边界的点子,并最终在本作中予以实施。

关于作中作为何会和作品世界直接相连,伊坂准备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俄蓝”和“美短”的故事是鞠子根据亲身经历的事件为原型创作的,檀老师遇到的正是这两个角色的本尊。如果回到前文再仔细研究这个维度叙述性诡计的伏笔不难发现,事实上以“俄罗斯蓝猫”为题的小说章节在与檀老师接触这个情节之前就已经实际发生于檀老师所在的外世界而非仅存在于鞠子的小说中。鞠子无法预知两名猎人后续惩戒恶德恶美等故事,而这几个章节也没有像之前几章一样作为小说片段得到檀老师的评价,这些巧妙的伏笔暗示了真实的故事早已被打乱穿插在了小说中。

以上的解释只是隐于字里行间,从头至尾都没有得到强力的验证,这也是伊坂有意为之。他将真相模糊处理,并反过来充分活用这层虚构性。在后续的檀老师线里,“俄蓝”和“美短”依然真名未知,相貌模糊,个性鲜明异常。两人夸张的形象完全符合虚构角色的特征,仿佛真是从鞠子小说里跳出来的。这么处理的优点也在小说后期体现了出来。每当剧情停滞时,这两个角色总会以悠闲的态度和张弛的武力解围,强行推动剧情发展。这两个角色的行为原本在任何小说中都可能显得突兀,但唯独在此处读者可以自然地接受。前期塑造的天马行空、随心所欲的形象以及虚构中的虚构的概念让这个两个角色的一切夸张行为得到了合理化,还能给人一种“果然是小说中的小说”的感觉。

永恒轮回的人生

伊坂在后记里写到本作的灵感源泉来自于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伊坂在本书中引用的是尼采“永恒轮回”的理论。该理论驳斥了西方宗教关于上帝创世和死后将会升入天堂的说法。尼采提出了一套非线性的世界观,即世界以及人生都只是在不断重复自己,无限的循环往复。

这个理论实则存在虚无主义的陷阱。一旦默认为世界是无限循环的,那人生中经历的痛苦

也将无限轮回。人一旦意识到不再希望、慰藉与救赎的存在,就容易陷入虚无。书中的野口一伙进行爆炸恐怖袭击的原初动机就在于此。野口一伙人都因为“钻石咖啡厅”恐怖袭击事件失去了亲人,他们通过频繁聚会来疗愈和淡忘伤痛,压抑自杀与复仇的念头。然而,他们偶然读到了尼采的“永恒轮回”理论,加上互助会的一员再次遭遇不幸彻底让他们陷入了迷惘与绝望。

对于这些互助会的成员来说,他们连续横遭不幸,至今为止的人生中仅有痛苦。如果相信尼采的理论且什么也不做,那不仅之后的人生也充满痛苦,甚至死后还要一遍又一遍在轮回中重复这些痛苦。“永恒轮回”是个无解的怪圈,一个加强版的宿命论。不仅束缚了所有成员,也推动了他们展开计划。

尼采最初提出这套理论时究竟是倾向于虚无主义还是其他的理念,如今已经难以考据,但伊坂对此的解读毫无疑问是积极正面的。伊坂在本书中以“永恒轮回”为前提思考问题,更像是一种思维实验。若是在如此极端严苛的条件下(“永恒轮回”理论真实存在,且至今为止的人生痛苦),人都能找到活下去的理由,那还有什么情况是无法生存下去呢?

为此,伊坂努力寻找解法,并在故事的最后以“佩珀尔幻象”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互助会并非真的要行爆炸恐怖袭击,而是借由这次事件来警醒警方,同时给至今为止的人生留下意义和快乐。书中提到如果有一个足够大的幸福瞬间存在于人生中,就能赋予人进入永恒轮回再次经历这次人生的勇气。这便是伊坂提供的极端解法,哪怕人生的百分之九十九是痛苦,只要还有百分之一是意义与快乐,就值得再来一次。

书中的设定环环相扣,主人公檀老师的超能力——预演也和“永恒轮回”有不小的关联。檀老师以及同样拥有这份能力的父辈一直被这份能力所诅咒,一旦利用这份能力帮助他人,自己就容易陷入麻烦,但不使用这份能力,任凭别人陷入不幸则会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和悔恨感。在小说的最后,檀老师犹豫不决时,他再次想起了尼采的永恒轮回。如果在此止步不前,未来再一次经历这段人生时还有再做出另一种选择的勇气吗?到达人生终点时真的能坦然地说出再来一次吗?如果这次不改变,而今后的人生都是循环,自己将永远裹足不前。在这股气势的驱使

下,檀老师改变了自己和他人的命运。

不同于尼采最初版本中的无法变化的永恒轮回,伊坂设定了预演能力虽然诞生于永恒轮回,却能实实在在地改变人生。伊坂这种打破宿命论的方式,也是一种个人意义上对尼采理论的积极解读。伊坂更愿意相信尼采提出的是为了鼓励大家更积极地面对自己的人生,珍惜每一刻。倘若当下的每一个决定其实都是可以改变人生的,人即使存在于循环中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每一次抉择去无限逼近幸福。

(作者系书评人,浙江大学遥感系博士生)



荷兰艺术家埃舍尔作品